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 美国总统全传

格洛佛·克利夫兰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美国总统全传

格洛佛·克利夫兰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 朝

# 格洛佛·克利夫兰

全名：Grover Cleveland

生卒：1837. 3. 18—1908. 6. 24

任期：1885. 3. 4—1889. 3. 4

1893. 3. 4—1897. 3. 4

出身：律师兼牧师

学历：中学

职业：教师、律师

党派：民主党

宗教：长老会

职务：布法罗市市长、纽约州州长

夫人：弗朗西斯·福尔索姆

子女：2 子 3 女

著作：《统治问题》

名言：这种谋求官职是一种弊病——对这一点我深信无疑。这种弊病甚至是有传染性的。有人获得官职，人们就失去了原来的心理平衡。我知道有些人是因为其他事情才来到华盛顿的，根本没有想到要谋求一官半职，但一旦他们在这儿呆了二三期，他们就传染上了这种弊病。

## 一、艰难童年 自学成才

1837年3月18日，格洛佛·克利夫兰在新泽西州科德沃尔镇的长老会牧师住宅出生。他的名字用的是牧师斯蒂芬·格洛佛的姓名，克利夫兰的父亲曾接替斯蒂芬·格洛佛担任新泽西州科德沃尔的牧师。他在19岁时开始把自己的姓名签成S·格洛佛·克利夫兰，二三年后又去了掉了开首字母。

克利夫兰出身贫寒，他是英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1635年，克利夫兰的父系直系祖先摩西·克利夫兰作为一个订有合同的木匠的学徒从英格兰来到了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他的高祖父艾伦·克利夫兰是一个由清教徒改奉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在富兰克林家中去世。他的曾祖父也叫艾伦·克利夫兰，独立战争期间在康涅狄格州议会中供职，后来被任命为公理会牧师。

克利夫兰的父亲查德·法利·克利夫兰（1804—1853年）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出生于康涅狄格州诺成奇，18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后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短暂地学过一段时间，1829年被任命为牧师。他在康涅狄格州温德姆的公理会教堂服务了一段时间后，又相继在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新泽西州科德沃尔和纽约州费耶特维尔担任长老会教友的牧师。1850年至1853年，他担任总部设在纽约州克林顿的美国国内传教士协会纽约州中部地区分会秘书。他因病被迫辞职后，接受了纽约州霍兰佩滕特的长老会牧师职务，但他就任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格洛佛·克利夫兰才16岁。克利夫兰的母亲安·尼尔·克利夫兰

(1806—1882 年) 出生于巴尔的摩，是一名事业成功的法律图书出版商的女儿，1829 年与克利夫兰的父亲结婚。他在纽约州霍兰佩滕特去世。

克利夫兰是 9 个孩子中的第 5 个，有 5 个姐妹和 3 个兄弟。他们分别是：安娜·黑斯廷斯夫人，是传教士和锡兰贾夫纳学院院长尤罗塔斯·黑斯廷牧师的妻子；威廉·克利夫兰，长老会牧师；玛丽·霍伊特夫人，克利夫兰担任纽约州州长时的女管家和担任总统时的白宮女主人助理；理查德·塞西尔·克利夫兰，单身汉，与弟弟刘易斯在巴哈马群岛拿骚经营皇家维多利亚饭店，1872 年在海上失踪；玛格丽特·培根夫人；刘易斯·弗雷德里克·克利夫兰，单身汉，饭店业主，1872 年与哥哥理查德一起在海面上失踪；苏珊·约曼斯夫人；罗斯·E·克利夫兰，教师，在克利夫兰担任总统时，她是总统未结婚前的白宮女主人。

克利夫兰由于兄弟姐妹较多，且父亲的收入微薄，难以维持家计，他的童年生活是很艰苦的。4 岁那年，他的家庭从他的出生地迁到纽约州费耶特维尔，克利夫兰在那里读了小学和中学。每天放学后，他要担负繁重的家务活，有时还要外出打零工。他在一家杂货店当店员时，每天清早 5 点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住处冬天没有火炉，晚上老鼠为患，通常闹得整夜不得安宁。

童年的克利夫兰是一个强壮结实、爱开玩笑，但明白事理的少年，在平时他除了干一些诸如砍柴、种菜和照管弟妹等的杂活外，还能挤出时间在格林湖中捕鱼，在莱姆斯通河中沐浴，或者在夜间偶尔搞些恶作剧，典型的是敲响学校的钟，或者摘下邻居的大门，他因此时常受到一些大人們的指责，但克利夫兰不以为然。克利夫兰很早就懂得了很好地利用时间的价值。他在 9 岁时

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希望成为一个伟大和优秀的人物，并得到我们的朋友们的尊敬和尊重，我们必须在年轻时利用自己的时间。”他指出，乔治·华盛顿和安德鲁·杰克逊是这种说法的理想角色的典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崇拜、钦佩他们刻苦好学终成伟人的精神，他自己也决心以他们俩作为自我奋斗的榜样。

少年时代的艰难困苦，使克利夫兰形成了一种坚毅刚直、孤傲倔强的性格；他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责任心，他珍惜时间，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弥补了他未能受太多正规学校教育而知识浅薄的缺陷，使他终成一代伟人。“我已尽我所能把事情做好。”这是他临终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克利夫兰在家中从父母那儿学习启蒙课程，11岁时进入纽约州的费耶特维尔中学。1850年至1851年，他在纽约州的克林顿文科学院学习，接着又回到费耶特维尔中学，在校中他组织过一个辩论学会。在当时，尽管他不是特别出色的学生，但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继续进大学深造，但是，不幸的天祸打破了他的美好梦幻。

1853年，克利夫兰年仅16岁，他的父亲在这一年不幸去世，这给本来经济就拮据的克利夫兰家里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忍痛离开学校，从而也结束了他的正规教育，开始了挣钱养家的生活。当时，他的兄长威廉安排他在纽约市的纽约育人学校文学系担任助教。1853年至1854年，他在该校教授阅读、写作、算术和地理，并按期将微薄的工资交给母亲。然而，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一年后，他就离开了那个育人学校，回到霍兰佩滕特的家人那儿。其时，尽管克利夫兰渴望继续受教育，可他拒绝了一个赞

助人的建议，这个赞助人同意送他去念完大学，只要他肯接受牧师职务。

1855 年，克利夫兰决定前往日益繁荣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港。然而，途中他在布法罗停留了一下，拜访了他的舅父刘易斯·艾伦，舅父说服了他在布法罗定居。他的舅父艾伦是布法罗的名人，也是一位畜牧业者，他雇用克利夫兰编写《美国短角牛手册》，每月报酬 10 美元，外加食宿，同时，他还安排克利夫兰在布法罗的罗杰斯—鲍恩—罗杰斯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这给了克利夫兰发展自己的一个大好机会。

1859 年，经过了 4 年刻苦努力的学习，克利夫兰取得了律师资格，从而奏响了他人生中的新乐章。由于他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加之有雄辩的口才，在取得律师资格以后，很快就当上了他学习法律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这时，他年薪 600 美元，并且按规定每年可以加薪 100 美元。在当时，他也正需要有稳定的收入来养活弟弟、妹妹，以解决家里的经济危机。

这位年轻的律师很快就对民主党产生了兴趣。1862 年，他为霍雷肖·西摩竞选州长出力不小，终于使西摩获胜。西摩后来就派他为依利县的地方副检察官，作为报酬。

克利夫兰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他一直担任这个副检察官的职务。因为他是反对战争的民主党人，还因为他需要挣钱养家，所以在他的名字列入征兵花名册后，他选择了出钱请代替者，根据 1863 年《征兵法》的条款，这么做是合法的。他向 32 岁的波兰移民乔治·布林斯克支付了 150 美元，去代替他服役。

1865 年，克利夫兰第一次参加竞选，他失败了。他去参加依利县区检察官的竞选，但败于共和党候选人莱曼·K·巴斯，

一个曾和他同房间住的友人。此后，他就在布法罗设立法律事务所，执行业务。

1870 年，克利夫兰如愿以偿地进入政界。他竞选县长，取得了胜利。这位 33 岁的县长很快作为一名正直的公职人员而颇著声誉。他揭发了奸诈的承包商克扣监狱的食物和燃料供应的罪行。当两个判罪的凶犯被处绞刑时，克利夫兰亲自动手操纵绞刑机，他说，他不能把自己不愿做的事推给别人去干。1873 年，任县长期满时，他已经从工资和其他进项中节约了两万美元，这使他一生中第一次还清了债务。

在此后的 9 年中，克利夫兰作为一名律师干得极为成功，同时还积极参加当地民主党的党内活动。当时，他一直是个单身汉，过着优哉悠哉的生活，工作之余，他经常去酒家宴饮，或者和朋友们一起打猎、钓鱼。

26 年来，克利夫兰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律师业务。虽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长期的律师生涯使他成为一个很有名气的法学家。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专心致志，而且聪颖、好学、勤于思索，被许多历史学家称赞为他那一时代美利坚坚强公民的象征。

## 二、任职州市 政誉颇著

1881 年，44 岁的克利夫兰突然闻名政界，在此之前，尽管他干得不错，但也只是布法罗的一名律师，然而，在此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连续当选为布法罗市市长、纽约州州长和美国总统。

1881 年，布法罗市举行市长选举，当时，布法罗市民对这

个城市政府官员多年来的腐败无能和办事不力表示极为不满，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甚为失望。克利夫兰凭借他当律师时的人缘和声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竞选。他提出了建立“诚实和廉洁政府”、“重振经济”等迎合人心的口号。他还以一把扫帚作为竞选标志，以示他决心清扫积弊。结果克利夫兰以多数票当选为市长。

克利夫兰当选为布法罗市市长后，立即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以“否决市长”而著称，因为他一再努力阻止与本市做生意的公司签订有水份的合同。他否决了一份定价过高的街道清扫合同，从而获得了广泛的赞扬。为了确保本市资金得到谨慎的使用，他坚持即使是最细小的计划也要进行竞争性招标。他还采取措施改进该市的下水道系统，从而制止了与伤寒有关的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克利夫兰对市政厅正直有效的管理，使他赢得了“纽约州能干的革新派官员”的好名声。到第二年，《布法罗星期日报》在6月推荐他担任州长。

由于克利夫兰政绩卓越、威信大振，在任布法罗市市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民主党州大会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并于1882年11月当选。翌年1月上任后，他通过对抗坦曼尼协会及其首脑约翰·凯利巩固了自己的名声。他回绝了一些求职者的要求，坚持认为任免官员唯一考虑的是才德，而不是党派服务。他否决了许多有关个人利害的议案以及其他财政上的不法所得。他努力使一个名叫西奥多·罗斯福的鲁莽的年轻州议员提出的州文官制度法案获得通过，而签署了这个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任命著名的改革者到新成立的文职人员委员会任职。他对州银行的业务进行更严密的复查。同时，他采取措施把尼亚加拉瀑布

周围的大约 150 万英亩土地圈为禁猎地，有效地保护了瀑布周围的环境和生物，这得到了后人的普遍称赞。他还提出了“公共职位就是公众信任”的口号。

作为州长，克利夫兰充分显示出广博的知识和充沛的精力。当时有一种思潮，认为政府除了维护法律原则和保护财产权外，不得干涉人民的社交和经济生活，克利夫兰热心拥护这种流行思潮。此时，他还是以一个好否决的州长著称，对有缺点毛病的法案，他不签字，也不提出改进意见。克利夫兰因此受到两党保守派和大资本家的喜爱，渐渐把他看作他们在白宫的最大希望。1884 年 7 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提名克利夫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印第安纳州前联邦参议员、1876 年塞缪尔·蒂尔顿的竞选伙伴托马斯·B·亨德里克斯为副总统候选人。

### 三、竞争激烈 终获当选

1884 年 6 月 3 日—6 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选择詹姆斯·G·布莱因为总统候选人。布莱因是同辈中最受爱戴的共和党人。当他在芝加哥获得总统提名时，反响是令人震惊的。据《纽约论坛报》报道：“全体代表都起立，欢呼声传遍大厅，像尼亚加拉河水的声音一样震耳欲聋。景象难以描述，空气在颤动，气灯在抖动，墙都震动了。走廊里、讲台上的旗子被摘了下来，疯狂地摇动，帽子、雨伞、手帕和其它个人用品在跳动的人海上扔来扔去。”然而，改革者们也异常愤怒。一位观察员注意到，共和党自由派“用指尖鼓掌，又在鼻子前马上停住”。改革派指责布莱因“像非洲犀牛一样在政党分赃的泥塘里

打滚”，他们退出了共和党，并立刻在波士顿和纽约召开抗议会议，宣称如果当年的民主党候选人可以接受，他们将支持他。

1884年7月，47岁的克利夫兰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通过。他对于两党的改革派来说，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纽约世界报》提出了支持他的4点原因：“一，他是诚实的人；二，他是诚实的人；三，他是诚实的人；四，他是诚实的人”。作为纽约州的州长，克利夫兰以粗犷、朴实和正直受到普遍赞扬，同时，他以“好人格洛佛”著称。

克利夫兰没有用更多的精力去竞选，他更愿意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办公室里埋头苦干，但他在10月还是发表了两篇强调内政改革的演说。然而，布莱因却用了6周时间周游全国，发表了4000多篇简短演说赞扬保护主义。他热爱讲台，的确是一位能使听众入迷的演说家，他喜欢骂民主党人为“叛乱者”和“自由贸易者”，是支持降低关税的“外国利益的代理人”。但詹姆斯·穆里根突然在讲台上出现使布莱因处于被动地位。穆里根在1876年抛出的有关布莱因与铁路有瓜葛的信使他失去了提名。但现在布莱因已赢得提名，穆里根从资料里找出了更多信件，似乎想再次搞垮他。

9月15日，《波士顿日报》发表了一些从穆里根那里寄来的信，都是布莱因写给波士顿铁路公司的律师沃伦·费舍尔的。特别是其中的一封将他置于尴尬境地。那封信是布莱因自己写的，但却要弗舍尔签名发表以替他洗刷在铁路交易中的不端行为。布莱因于1876年4月16日把他的自我免罪的信寄给费舍尔，并附信说：“这封信完全属实，对你对我都是体面的，它能立即堵住诽谤者的嘴。此信为绝密件”。他补充说，费舍尔在他代写的

这封信上签名并随之公布将是“对我永远难忘的帮助”。信的结尾是“代问费舍尔夫人好。把这封附信烧掉！”这封已过8年之久的信费舍尔既没签字也没有公布，但对民主党来说却是天赐之物。他们给布莱因起了绰号叫“滑头吉姆”，并大量复制了这些“老穆里根信件”，作为竞选文件广泛散发，《纽约晚报》还开辟了每日专栏：“布莱因的谎言表”。

但对民主党来说并非一帆风顺。7月21日，《巴法罗电讯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大标题是：“可怕的故事：一个社会活动者历史上的黑暗一章”，副标题是“玛丽亚·哈宾·克利夫兰州长儿子的可鄙故事”，并披露说，高尚的格洛佛年轻时候曾与一名33岁的布法罗寡妇交往密切，并生了一个儿子；从那时起克利夫兰一直给母子俩提供财物帮助。《电讯报》甚至知道那男孩子的名字：奥斯卡·福尔索姆·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的朋友们听到这一消息大吃一惊，但当他们问起他时，克利夫兰承认这个故事基本属实（尽管《电讯报》进行了加工润色）。问到在竞选中如何处理此事，克利夫兰坚定地说：“总之，要讲事实。”然后，民主党采取了这样的路线，竞选的真正问题是政府的正直，而不是私生活的不端。但克利夫兰的敌人却不那么认为。查尔斯·D·达那在《纽约太阳报》上严肃地写道：“我们不相信美国人民会故意选一位粗鲁放荡的总统，让他把妓女带到华盛顿，在白宫里为她们安排个房间”。《纽约太阳报》和《纽约论坛报》几乎用尽了所有污蔑性的词来形容克利夫兰。

但玛丽亚的克利夫兰有他的辩护者，《民族》杂志的E·L·古德金把这个布法罗人同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比，聪明过人但刚愎自用，坚持说克利夫兰比起像布莱因

那样的诡诈多端的人来说，会成为好得多的总统。

一位共和党脱党者比较了品质上保守而政治上不诚实的布莱因和政治上值得信赖而个人品质有些刚愎自用的克利夫兰，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选举克利夫兰先生，他完全胜任总统的职务，而把布莱因先生遣送回家，他是一个特别适于装饰的人。”洛德·布莱斯则带着惊疑的心情注视着竞选，认为竞选似乎是“一个具有交媾习惯的人和另一个具有说谎习惯的人之间竞争。”

随着 11 月份接近，竞选要结束了，有着 36 张选举人票的纽约州成了关键。纽约州看上去难以捉摸。克利夫兰在那里有许多共和党脱党派支持者；坦慕尼丁虽然半心半意，但除了支持他以外别无选择。但布莱因对纽约也抱有希望。在纽约的爱尔兰人后裔有 50 万人，他们大都喜欢布莱因，他母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而他本人是反英的，同情爱尔兰天主教徒，而且共和党人散布谣言说克利夫兰是个宗教偏执狂。在大选前夕，民主党担心在纽约失败而战战兢兢，而布莱因的支持者们都满怀希望，但在竞选的最后日子里，事态的发展突然对这位“光荣的骑士”不利。10 月 29 日，对布莱因来说是“黑色星期三”。在他的经纪人的敦促下，布莱因在纽约市露面，他早上在第五大道饭店参加了有几百名亲他的基督教牧师参加的会议，聆听了长老会牧师萨谬尔·D·伯查德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牧师最后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不想离开我们的党，参加到那个祖先都是酒鬼、罗马天主教徒和叛乱分子的党里去”。布莱因忽略了这段偏执的话，大多数与会者也没有注意。但当民主党派来采访布莱因的记者把伯查德挖苦天主教的话报到民主党总部时，马里兰州参议员全国行政委员会主席亚瑟戈·P·戈尔曼立即发现了它的重要性，他问：“布莱因

听了这个讲话？”记者激动地回答说：“令人吃惊的是他没有对那句话做什么反应”。戈尔曼马上说道：“这句话明天必须出现在全国每一张报纸上，不惜任何代价。马上组织办……在竞选的最后日子里，每天都要宣扬它”。几小时之后，民主党把印着伯查德讲话的小册子在纽约城和其他地方到处散发，到布莱因设法否认牧师的讲话时，已经太晚了。

10月29日上午，布莱因失去了成千上万爱尔兰裔美国人的选票。他们对伯查德对他们信仰的侮辱感到气愤。29日晚上，同样是灾难性的。在纽约市一些富人们的邀请下，布莱因在豪华的德尔莫尼科饭店出席了奢侈的资金筹集晚宴，同杰伊·古尔德、约翰·亚格布·阿斯特和罗赛尔·撒奇这些百万富翁们亲切交谈，尽管那时国家处在萧条之中，他在晚宴后大谈共和党带来的繁荣。第二天早上，《纽约世界报》头版新闻的题目这样写道：“布莱因和富翁们的盛宴”“布莱因同富翁们亲切交谈”“百万富翁和垄断者建立同盟”“一次共和党筹集腐败资金的场合”。随着这个故事而来的是一幅漫画：“光荣骑士”布莱因与大腹便便的富翁们一起肉山酒海、大吃大喝，而一名挨饿的人带着衣衫褴褛的妻子和孩子却在乞讨面包屑。

在伯查德的讲话和德尔莫尼科的狂欢宴会之间，很难说哪件事对他伤害更大，但对布莱因来说，都是致命的，给他的竞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败势。

大选那天，布莱因以1149票差额失去了纽约的100多万选票，导致全国范围的失败。竞争结束了：在1000万选票中，克利夫兰只比布莱因多得了23000票（4874986对4851986），同时，克利夫兰赢得了219张选举人票，而布莱因只得了182张选

举人票。共和党首先宣布他们在纽约获胜；但一两天后多数共和党人却承认克利夫兰胜利了。然而，民主党记住了1876年的教训，迅速组织了一个立法委员会确保纽约的检票委员会的统计真实可靠，并成功地在一片怀疑中证明克利夫兰的胜利是真实的。甚至共和党掌握的《纽约论坛报》最后也承认：“选票统计工作是彻底、认真、诚实的，对选票结果不容置疑。”

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意味着民主党人自布坎南第一次掌权之后重新控制权力，从而结束了共和党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连续执政。青年时期的克利夫兰生活不检点，似乎没有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他获胜后，民主党编了一首歌：

为玛丽亚欢呼，为她的孩子欢呼！  
我投了克利夫兰的票，  
我真他妈的高兴！

## 四、初主白宫 厉行改革

1885年3月4日春意盎然。47岁的克利夫兰满怀信心地站着，倒背着一只手，不带讲稿即席作了演说。巨大的人群倾听着这位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第一次选出的民主党总统的精彩讲话。

……今天宣誓要保持、维护和捍卫合众  
国宪法的人只是承担了一次庄严的责任，每  
一个爱国公民——在农场、在工厂、在繁忙

的集市以及每个地方——都应该与他分担这项责任。同胞们，规定他宣誓的宪法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选择他来管理的政府是属于你们的；实行自由人民的意志的选举权是属于你们的；各种法律以及我们的整个国家体制，从市镇会议到州首府和国家首都，也是属于你们的……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国家进行严密监督，仔细考察国家公仆，公正而合理地评价他们的忠诚和效率。这样，人民的意志就能传递给我们的全部行政机构——市的、州的和联邦的；这就是我们的自由的代价，也是对我们信奉共和体制的鼓舞……

……人民要求改革政府制度，要求将商业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事务中去。我们必须认真地进行文官制度改革，以此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的公民有权拒绝那些不称职的公务人员。他们只是凭着为党派效劳，从而获得公职作为报酬。公民们有权阻止那些许诺付给报酬的人所散布的腐化影响，以及那些企求得到报酬的人所采取的卑劣手段。所有一切正当的谋求公职的人，都有权要求以品德与才能作为任用的标准，而不能以党派的私利或者放弃正直的政治主张作为条件……”

可是，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都来到华盛顿，渴望得到克利夫兰所掌握的 10 万个职位中的某个职位，作为报酬。在给朋友的信里，他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梦魇”，他写道：“这个可怕的、讨厌的、该死的谋求官职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我……”他依然不同意因为有些人是共和党人就撤销他们的职务，他坚持必须要有不称职的或者贪污腐化的证据才能撤销某一个人的职务。

然而，克利夫兰的良苦用心没有得到人们的谅解，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共和党的报纸攻击他，因为共和党人的政府官员受到控诉；而同时民主党的报纸也攻击他，因为他没有任用他们认为优秀的民主党人。这些攻击使他对新闻界深恶痛绝，并对之作了空前未有的谴责。他说：“我想，报纸的造谣撒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地普遍和卑劣。在美国谎言流行之广是全世界任何一国也比不上的。……”他的这种对新闻界的态度，使他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报纸、杂志的攻击，从而影响了他的下一次竞选。

克利夫兰入主白宫，此时民主党虽在众议院占多数席位，但参议院则为共和党所控制，并且共和党在其势力上升的年代已牢牢控制了几百个联邦高级职务，克利夫兰重新组阁的问题非常困难，他以“改革文官制度”为由，陆续将近 10 万名共和党官员免除职务，换上了民主党人。后来，共和党指责克利夫兰违犯了 1867 年制定的《官员任期法》，这个法案规定，总统未经参议院同意不得撤换官员。况且自内战结束后，共和党参议员一直控制着国家政局，他们几乎罢黜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几乎全部控制了格兰特，这时他们又努力想把克利夫兰变为由他们任意摆布的继任总统。于是，在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针对在约翰逊时期已开始实行的《官员任期法》展开了激烈斗争。此时共和党参议员

要求克利夫兰给他们有关任命和撤职的文件，并想借此阻止总统的任命权，但被克利夫兰拒绝。他向参议院送去一份特别咨文，认为只有自己有权撤换官员或暂停官员职务，并对《官员任期法》是否符合宪法表示怀疑；同时，拒绝承认参议院有权调查总统的动机和行动。不久，司法委员会将要求废除该法令的一项法案提交国会辩论表决，结果在 1887 年 3 月，《官员任期法》被废止。这件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方面，克利夫兰都赢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

1886 年 1 月 8 日，国会通过《总统继任法》，这个法律废除了 1792 年的总统继任法，它规定，在副总统死亡、丧失能力或辞职的情况下，总统职位的继承顺序将落到内阁身上，按各部建立年代的先后进行。这个法律被 1947 年的《总统继任法》废除，而最终被《第二十五条修正案》废除。

克利夫兰进入白宫时是个单身汉，1886 年 6 月，克利夫兰娶了 21 岁的美丽的弗朗西丝·福尔索姆。克利夫兰是唯一一位在白宫举行婚礼的总统。

克利夫兰是以“改革家”的身份登上了总统宝座的，为了缓和广大人民对当时铁路公司抬高运价垄断高额利润、进行贿赂等罪恶行径的不满，1887 年 2 月 4 日，国会通过了《州际贸易法》，这是美国第一个管理大企业的联邦法律。该法令禁止铁路公司勾结各企业的垄断组织，在货物运价方面给予折扣优待；禁止各铁路公司的客货运价因人因地而变更；禁止各铁路公司对短距离索价高于长距离的规定。这项“改革”措施虽在舆论上大肆宣传，但在实际应用中并未收到太大的效果。因为此时铁路公司本身已是规模庞大的垄断组织，并霸占了铁路沿线的大量土地，

它们和其他垄断组织相勾结，对人民进行巧取豪夺。负责监理这个条例的参院委员会经常偏袒铁路公司，而且这个条例对铁路公司的经营也不能行使强制的权力，若铁路公司拒绝接受这个委员会的建议时，只能将案件移送联邦法院审理。然而，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执政之前，委员会缺乏执行权。

克利夫兰在白宫期间有个信条，即政府对任何经济团体，不管其强弱，都不能给予特别优惠。在当时很突出的抚恤金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他的观点。当时有将近 90 万份内战时期要求享受抚恤金的卷宗送到白宫，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获得批准，但其中有许多要求得到抚恤金者的虚假材料。克利夫兰在阅读了这些卷宗之后，签署了其中的一部分，退回了几百次，并在批语中写道，领生活津贴者应当只限于“阵亡将士的名册”。1887 年 2 月 11 日，克利夫兰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亲属抚恤金法案》，该法案规定可以将军人退休金用于抚恤非军人的伤残亲属。甚至他还否决一项拨款 1 万美元向得克萨斯州遭受旱灾的农民提供粮食种子的提案。以“否决”著称的克利夫兰，在这 4 年任期当中，国会法案被他否决的达 414 件，超过以前 21 位总统否决国会法案的总数（共 203 件）的一倍有余。这些否决对他继任总统非常不利，但他非常坦然地说：“如果你不去支持一些事情，那么把你选上，或再次选上，又有何用？”

克利夫兰任职期间，是美国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也是美国工人运动高涨时期。80 年代，美国工人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在 1886 年达到高潮，这一年罢工运动风起云涌，4 月底有 10 万工人大罢工。5 月 1 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全国参加总罢工的工人达 35 万，他们要求改革劳动条件，实行

八小时工作制，但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有十几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大批工人遭逮捕。事后有 7 名工人领袖被判处死刑，其中 4 人在 1887 年 11 月 17 日被绞死。西方历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大骚动年代”。此届政府也作为镇压劳工运动的政府而载入历史。1889 年，第二国际为纪念美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决定从 1890 年起，每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者举行纪念集会，并规定“五一”为国际劳动节。

克利夫兰在这一任期内最重要的改革是努力降低关税。1888 年 12 月，他在年度咨文中专门谈及关税改革问题，并在国会里对保护关税的受益人大发雷霆：“政策保护了富人，而富人应当反过来关心干活的穷人……对我们的关税法应当进行正义的合情合理的修改，以减轻在目前情况下正在蒙受痛苦的同胞们的负担。”克利夫兰认为高关税不仅干涉了经济自然规律，也是政府的一种温情主义，不仅导致物价上涨，而且还导致垄断的发展。1887 年底，克利夫兰将降低关税的米尔斯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结果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

于是，在 1888 年的总统大选中，关税问题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

1888 年，克利夫兰再次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则提名了印第安纳州参议员本杰明·哈里逊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强调保护关税的原则，得到许多大资本家的支持。克利夫兰由于对罢工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失去了工人的选票，另外在关税问题上为大多数资本家所不满，因此失败了。虽然克利夫兰的选民票略高于哈里逊，但在选举团中则以 168 票对 333 票败北。

1889 年 3 月，克利夫兰离开了白宫，随后的 4 年，可说是

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他想干多少就干多少，有充裕时间依恋不断扩大的家庭，并被人们尊为老一辈政治家。人们往往以大笔酬金请他去演讲，可他更愿意和妻儿们呆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幸福。

## 五、妙龄妻子 白宫婚礼

1871年，33岁的寡妇玛丽亚·哈尔平太太把两个孩子留在新泽西州泽西城，前往布法罗寻找新生活。在布法罗，一开始她当衣领缝纫工，接着在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后升任外套部经理。这个这时候，克利夫兰与她相识，并有了暧昧关系，但同时玛丽亚还有几个与她相好的男人。到1874年9月，玛丽亚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奥斯卡·福尔索姆·克利夫兰，用的是奥斯卡·福尔索姆（克利夫兰总统未来新娘的父亲）的姓名和格洛弗·克利夫兰的姓氏。玛丽亚认定克利夫兰是孩子的父亲，但他却对自己是孩子的父亲没有把握，但他还是承担起了责任，而不是让其他潜在的父亲们为难，因为他们全都结婚了，他认为，自己作为单身汉，作这种承认所受的损失是最小的，并且他同意出钱抚养孩子，但不愿与孩子的母亲玛丽亚结婚。

玛丽亚在带养婴儿时期，开始酗酒。出于对孩子幸福的关怀，克利夫兰向朋友罗斯韦尔·伯罗斯法官寻求指点。伯罗斯法官把玛丽亚暂时送进一所精神病院，把孩子送进一所孤儿院。由克利夫兰支付孩子在孤儿院的费用——每周5美元。玛丽亚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克利夫兰将她安排在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的一家小企业中工作。然而，玛丽亚很快就申请恢复对孩子的监

护。在法庭上遭到拒绝以后，她决定自己来解决问题，于1876年绑架了孩子。孩子很快被发现并送回到了孤儿院，孩子最终被纽约的一个望族收养，后来成为医生。而玛丽亚则接受了克利夫兰的500美元，离开了布法罗。她后来重新结婚，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定居。这个事件后来在1884年被报刊作了过分宣染，几乎葬送了克利夫兰的总统竞选。

1886年6月2日，任职期间的克利夫兰与21岁的弗朗西丝·福尔索姆在白宫结婚。克利夫兰是唯一在白宫内结婚的总统。她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她的父亲奥斯卡·福尔索姆是一名律师，也是克利夫兰长期以来的密友。克利夫兰在27岁时遇见刚刚出生不久的未来的妻子。他像叔伯一样关心孩子，给她买玩具马车，在她长大的过程中一直溺爱她。1875年，她的父亲死于马车车祸，没有留下遗嘱，法庭指定克利夫兰为他的遗产管理人。这使克利夫兰与当时11岁的弗朗西丝有了更多的接触。

后来，弗朗西丝上了布法罗的中央中学，又继续到纽约州奥罗拉的韦尔斯学院深造。当她在韦尔斯学院学习的某个时候，克利夫兰对她的感情发生了浪漫的转变。1885年8月，在她毕业后不久，他在一封信中提出了求婚。然而，他们没有宣布婚约，直到婚礼举行前5天。在结婚的那一天，克利夫兰就像平时一样工作。小规模婚礼于晚上7点在白宫蓝厅举行，出席婚礼的只有亲属、密友、内阁成员及妻子。新婚夫妇在马里兰州坎伯兰山区的鹿园度了5天蜜月。克利夫兰夫人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第一夫人，成了新闻界密切注意的对象。他们抵住了流言蜚语的冲击，恩爱相处。

1888年，当克利夫兰在投票中被击败以后，她警告白宫工

作人员，她将在4年后回来，她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她成了唯一主持两届不连续的政府的第一夫人。在克利夫兰于1908年去世后，她仍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13年，她与普林斯顿大学考古学教授托马斯·普雷斯頓结婚，成为第一位再婚的第一夫人。在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她领导缝纫协会，从事为穷人募捐衣服的运动。1947年10月29日，她在巴尔的摩去世。被安葬在普林斯顿，在克利夫兰墓的旁边。

## 六、二度出击 身手不凡

1889年3月克利夫兰离开白宫，回纽约重操律师旧业，但他并不甘心失败。在他离开白宫之际，他的年青的妻子对白宫人员说要好好保管那里的家具，因为他们4年之后还要回来。在纽约与克利夫兰交往的不少是商贾富豪，他在民主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他积极利用这些条件，筹划准备东山再起。1891年2月10日，他在纽约市的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有名的“白银信件”，公开反对当时国会正在辩论的关于不受限制地自由铸造银币的提案。“白银信件”实际上为1892年的竞选拉开了序幕。

1892年9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在首轮投票中推选哈里逊为总统候选人。同月早些时候，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也在第一轮投票中选举了克利夫兰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克利夫兰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硬币主张者，他选择了主张纸币的伊利诺斯州前参议员阿德来·E·斯蒂文逊为他的竞选伙伴。民主党的竞选纲领没有大的更新，但在关税问题上却毫不

含糊，它强烈谴责“共和党的保护性关税，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大多数美国人的欺诈与掠夺。”

克利夫兰和哈里逊的这一次竞选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平静的一次，他们除了老生常谈的接受提名演说外，很少向公众表明各自的观点，从而没有进行激烈的竞争。当时哈里逊的妻子重病缠身（她在大选前两星期去世），总统不能再像 1888 年那样做“前门廊演说”。克利夫兰为了表示对哈里逊妻子的尊重，尽力避免做公共演说。克利夫兰在经济上的保守主义主张，特别是他持的金本位制立场受到了东部银行家和商人的衷心支持。因而，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比共和党更多的赞助。但是，1892 年没有火炬游行，没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也没有铜管乐队，甚至派别仇恨在这次大选中也风浪不起。

只是有了一个新的组织——人民党的卷入，才为 1892 年的大选带来了一点生机。7 月 4 日，人民党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举行代表大会，气氛热烈，激情荡漾。一位目睹者说：“那是一场宗教复兴，一次十字军，一个政治上的圣灵降临节，每个人都像装上了激情之舌，说起话来就像神灵赋予了他敏捷的才思。”

大会提名曾在 1880 年作过绿背纸币党候选人的杰姆斯·B·韦瓦为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出了以自由铸造银币、累进所得税制和设立邮政储蓄银行作为竞选的纲领。人民党在西部势力极为雄厚，故而民主党人在科罗拉多、爱达荷、堪萨斯、北达科他和怀俄明各州均未能列入候选名单，致使克利夫兰一度失望。

11 月 8 日，克利夫兰取得了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的决定性胜利。他不仅在本党老根据地南方诸州获胜，而且还赢得了包括

纽约在内的 7 个北部州，以 277 对 145 的选举人票和 38 万张的普选票优势（5556543 对 5175582）战胜了哈里逊，从而使民主党自内战以来首次成为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同时，人民党作为第三党首次参加竞选，其战绩之好，出人意料，它取得 1040866 张普选票和 22 张选举人票。

## 七、再主白宫 危机重重

克利夫兰的第一任期是美国历史上最繁荣的 4 年。这种繁荣情况在整个哈里逊执政期间一直延续。但是到 1893 年 3 月 4 日克利夫兰在一个下雪天宣誓就职时，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已处于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黄金外流每年将达 5 千万美元。农产品价格跌落，恰恰在就职仪式的几天之前，规模巨大的费城—雷丁铁路公司宣告破产，负债将近 1 亿 2500 万美元。这位 55 岁的克利夫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告诫说：“毫无疑问，由于我们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具有强大的力量，因而使我们忽视了那些维持我们国家健康成长的规律。然而，我们决不能逃脱那些规律的支配，正如人生不能逃避上帝和自然规律的支配一样。

“显然，为了保持我们国家的优越地位，为了实现我们政府的有利目标，没有比一个稳固可靠的货币制度更为重要的了。如果这个制度蒙受到任何损害，应该促使明智的政治家们立即采取行动；如果劳动所得的工资有贬值的危险，就必须立即予以深切注意，采取最稳妥的预防措施。”

到 5 月份，整个国家陷于 1893 年的大危机之中。证券市场倒闭，大公司企业破产，白银成为市场上的滞销货。6 月间，克

利夫兰要求国会于8月份召开特别会议，目的是“要通过立法程序使人民从当前和即将来临的危机和灾难中解脱出来。”

就在克利夫兰宣布召开特别国会会议的当天，他匆匆前往纽约，登上一艘游艇，在艇上他做了一项秘密的手术。原来他发现上颚长了一个瘤，必须立即切除。由于他深恐这个消息传出去会使经济情况更加混乱，所以他才决定在游艇上做手术，以免张扬出去。7月1日，手术成功地完成，大部分上颚被切除，装上了一个橡皮的假上颚，从外表看来没有什么疤痕，所以这次秘密手术一直到克利夫兰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

在特别会议召开期间接到总统的咨文，要求撤销1890年的《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政府每月购买45万盎司白银，而以可兑换黄金或白银的纸币付款。关于取消该法案的问题于8月7日至10月30日在国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辩。西部、南部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都反对这个意见。最后，在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下，克利夫兰才使议案得以顺利通过。

在外交方面，克利夫兰反对兼并夏威夷，因此引起了舆论的指责。在哈里逊执政期间，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参与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利用美国海军的协助，推翻了丽路卡拉妮女皇的统治。夏威夷并入美国版图的条约已匆匆拟就，并呈送参议院核准。但因克利夫兰就职时参议院尚未采取行动，后来他撤回了这一条约的草案，经研究后，认为美国公使所采取的行动是不正当的。在1893年3月9日，克利夫兰委派詹姆斯·H·布朗特为特派员前往调查夏威夷局势，后来在同年12月递交国会的咨文中，他要求国会“以符合美国人的荣誉、正义和道德”的方式，协助女皇恢复她的政权。虽然报纸舆论频频指责克利夫兰未能将美国版

图扩大至太平洋海岸，但他始终坚持自己所认为正义的立场。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宣布成立。

1894年，经济情况仍继续恶化。5月间，大约400名失业“大军”在雅各布·S·考克塞领导下，从俄亥俄州的马西隆出发，列队游行，来到华盛顿。他们要求国会批准拨款5亿美元投资于公路建设，以解决就业问题。考克塞后来以侵入白宫罪被捕入狱，禁闭了20天。同月，伊利诺斯州因普尔曼公司开除了5000名抗议降低工资的工人，发生了更为严重的骚乱。

6月，美国当时最强大的工会组织——美国铁路联盟，发动了一次声援普尔曼工厂工人的罢工。他们拒绝驾驶所有拖挂普尔曼卧车的车辆。因为这一行动影响邮政运输，7月2日，联邦政府发布了禁止罢工的命令。第二天，群众作为报复手段在芝加哥附近倾覆了一辆邮车。7月3日，克利夫兰派联邦军队维持伊利诺斯州的秩序，虽然该州州长认为不必要这样做。7月6日，群众用石头砸火车，打死司机，打伤了许多乘客，克利夫兰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于7月8日发布命令：所有在伊利诺斯参与暴乱的人必须回各自家中去。第二天，他将这一命令扩大到西部的其他9个州。美国铁路联盟的社会主义领袖尤金·德布斯因阴谋策划、违反联邦禁令而被捕，后来被判服6个月徒刑。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大部分罢工工人回厂工作。联邦军队在7月19日撤回。

为了挽救经济危机，克利夫兰把注意力集中到财政问题上。在废除了《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减低关税的新法案——《威尔逊—葛尔曼关税法》。1894年1月，众议院按照他的意图通过了关税法，从而大大减低了进口税。同时，对

收入超过 4000 美元者征 2% 的所得税。但参议院对减低关税法案极为不满。这一法案被修改了 600 次以上，最后才于 1894 年 8 月 28 日以 39 票对 33 票勉强通过。经过不断修改之后，实际减低关税的部分已微乎其微，没有什么意义了。克利夫兰对此极为愤慨，本想予以否决，后来又觉得这总比没有减低好，仍然让这法案通过了，但没有签字同意。第二年，他遭到更大的失败，因为最高法院裁决，征收所得税的规定是不合宪法的。

1894 年，经济状况越来越不景气，农产品价格跌落，失业人数增长，在 1894 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其超额票数的比例比 4 年前民主党得到的还要大。共和党从而控制了参、众两院。

到了 1895 年 1 月，美国国库中只留存价值 4000 万美元的黄金了。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补充，看来国家只有放弃金本位制，而这将严重损害政府的信用，还可能造成极其深远的经济后果。克利夫兰为了挽救危局，就跟以 J·P·摩根为首的纽约银行界集团签订协议，由他们购买一笔黄金储备公债，以扭转黄金外流的局势。银行家们因为保持币值“稳定”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同意这一办法，将价值 6500 万美元以上的黄金缴给国库。

在对外政策上，克利夫兰求助于“门罗主义”，奉行扩张和好战立场，获得美国资产阶级侵略集团的喝彩。当时在存在已久的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问题上，美国 and 老牌的殖民强国英国发生了冲突。美国垄断资本家正加紧探测委内瑞拉的石油产地，并从委内瑞拉当局方面取得奥里诺科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带大片领土的租让权。而该地的领土归属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都称

本国拥有主权。1895 年克利夫兰以“门罗主义”为根据，要求英国对委内瑞拉与圭亚那有争议的边界进行仲裁，但英国保守党政府拒绝把边界纠纷提交仲裁，这件事使英美两国的关系益趋尖锐化。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委内瑞拉—圭亚那的边界问题。12 月 17 日，克利夫兰在其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称：美国将全力支持委员会所作的裁决，如果英国对于经调查确定属于委内瑞拉的任何领土企图侵占或在其内行使管辖权，美国将加以抵抗。同时，国会还通过一次法案，增加建设海陆军的拨款。眼看战争之火即将燃起，幸而英国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争端总算和平解决了。克利夫兰的这一行动虽获得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些群众的支持，逐渐恢复了他失去的威信。但从总的来说，克利夫兰在 19 世纪 90 年代萧条时期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然而，大国沙文主义是不能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西部的民主党人对于克利夫审慎的金本位保守主义再也不能容忍了。1896 年 7 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了一个旨在否定克利夫兰政策方针的新竞选政纲，并采纳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提出的自由银本位制的纲领。布莱恩以他那著名的“金十字架”演说震撼了整个会场。他说：“我们有我国和全世界广大的生产群众的支持。我们有各地方辛勤劳动的人们的支持。我们可以答复那些要求金本位制的人们说，‘你们不要把这项金本位的荆冠强加于劳工的头上，你们不要把人类钉死在金十字架上！’”接着，大会提名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这对于克利夫兰来说要比那个新通过的竞选政纲更具有侮辱性。

在随后进行的竞选中，克利夫兰不支持布莱恩。但同时他也拒绝了那些金本位——民主党人对他竞选第三次连任的支持。后来，当共和党的候选人威廉·麦金莱——一个“稳固货币制”的维护者，在11月选举中击败了布莱恩时，克利夫兰大为高兴。在麦金莱就职典礼结束之后，克利夫兰说：“今天我羡慕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母亲出席了他的就职仪式。如果我母亲能出席我的就职仪式，我将不惜任何牺牲，把一切都贡献给全世界。”

## 八、拒写自传 妇为人妻

在他第一次届满离开白宫时，克利夫兰和他的妻子面临着何处安家落户的问题。他不愿回布法罗决定到纽约市定居，并加入有声望的班斯、斯特森、特蕾西和麦克维联合律师事务所。他不是专职合伙人，不过他利用了事务所的办公室和各种条件，可以选择办案子。他说：“前总统最好是和别人一样诚实地谋生。”随后的4年，他就在这里愉快地度过。

1897年3月4日，在参加完了威廉·麦金利就职典礼后，克利夫兰又一次拒绝了返回布法罗的建议。“我的家已不再是家了。”他一度考虑回纽约市，因为有许多律师事务所向他发出了富有吸引力的聘书，然而他再也无精力从事律师工作了。他虽然还不到60岁，但8年的总统生涯已使他显得有些苍老了。

克利夫兰最后决定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定居，以便和朋友们接近一些，他在那里的生活很快形成了规律：为杂志写文章，为形形色色的团体准备讲演稿。他的声望渐渐回升，但他再也没

有介入政治。

有趣的是，他倒与伍德罗·威尔逊作起对来。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离成为美国总统还有 12 年。为了使普林斯顿大学更加民主化，威尔逊正在普林斯顿推行教育和社会改革。克利夫兰以及这所大学的一些传统派教师则反对改革，他作为学校的一名理事，坚持传统派旗帜。

1905 年，他接受了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董事的职位，这家公司因从事各种有问题的业务活动正受到法院调查，请克利夫兰担任董事是想给公司即刻带来某种声誉，并在他帮助下重新组建公司。两年后，他受命领导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联合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与政府的规定和干预进行斗争。

离任时，克利夫兰拥有 30 万至 35 万美元的财产，但仍然担心他的妻子在抚养 5 个孩子方面有困难。在一篇杂志文章中，他要求为前总统提供年俸。可能因为他两次出任总统，他经常被问及他对离开白宫后的生活的看法。他开玩笑地谈到过一位报纸编辑，这个编辑曾说，应当把前总统们拉到一块 5 英亩的场地上枪毙，克利夫兰回答说：“首先，5 英亩场地太大，毫无必要；其次，前总统早已受够折磨了。”

几年以后，克利夫兰的声望得到了恢复，他对此感到快慰。当他在 1897 年离开白宫时，他曾对一个朋友说：“我不知自己今后会怎么样，我那可怜的被损害的名声也不知会怎么样……”现在，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尊重。

一些出版商提出了诱人的条件，请他写自传，他说：“我所做的都已过去，历史自会估量它的价值，不必由我来做。我的私人生活十分平凡，没有什么可写。”

克利夫兰的身体有时好，有时坏，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1908年6月24日，他因心脏病在普林斯顿去世，时年71岁，葬于普林斯顿。他去世后，弗朗西丝又于1913年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汤姆逊·普雷斯顿结婚。